

學者乎？神人乎？ ——從神話傳說看歷史上的李長者像

日本國立愛媛大學法文學部 教授
邢東風

摘 要

李長者通玄是唐代著名的《華嚴》學者，關於他的經歷和事跡，歷史上有各種記載，其中有許多神話性的傳說，實際上反映了古人心目中的李長者像。本文根據唐宋時期的相關史料，對歷史上李長者神話性傳說的內涵及形成經過進行考察，並具體揭示佛教傑出人物以神奇事跡而獲得歷史地位的事實。

關鍵詞：李通玄（李長者）、《華嚴經》、《華嚴合論》、感通、傳記

唐代佛教居士李通玄，人稱「李長者」，因著有多部《華嚴經》的論釋，所以現代人們通常把他看作著名的《華嚴》學者，亦即專攻《華嚴》的學問家。李通玄確實對《華嚴》教義深有研究，這一點自不用說，然而從相關史料看來，古人看重的似乎不是他的著書立說，而是他的神奇事跡，亦即所謂「感通」或「感應」的種種表現。在唐宋時期有關李長者的各種傳記資料中，對於他的神奇事跡，都有或多或少的描寫，通過神話性的傳說，給人留下「神人」或「異人」的印象。很顯然，現代人對李長者「學者」性格的理解，往往忽略了歷史上的神話性描寫，或者只是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於是造成現代學術話語中的李長者與古人心目中的李長者形象格格不入，形成古今的斷裂。在佛教史上，無論是李長者那樣的「學者型」人物也好，還是其他類型的人物也罷，其實不乏因神話傳說而獲得歷史地位的事例，因此這樣的傳說本身就是歷史上客觀存在的事實，應當受到佛教史研究的重視。李長者的場合也不例外，相關的各種傳說，剛好反映了他在古人心目中的實際印象。關於這些印象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過程，也是需要考察的學術課題，為此，本文根據唐宋時期的相關史料，對李長者的各種神話性傳說進行考察，從而展現這種傳說的形成經過，並具體揭示李長者以其神奇事跡而佔據佛教史上一席之地的歷史事實。

需要事先說明的是，關於李長者的傳記，已有學者作過研究，但本文的著眼點不是通過這些資料考察李長者本人的生平事跡，而是考察關於他的神話性傳說的形成演變；關於李長者的神話性傳記，也有先行研究，但既有的研究僅限於本文話題的一小部分，尚不足以揭示這一問題的全貌。

一、最早的李長者傳記

最早的李長者傳記，見於唐代照明的〈華嚴經決疑論序〉，其文如下：

北京李長者，皇枝也，諱通玄。性稟天聰，智慧明簡，學非常師，事不可測，留情易道，妙盡精微，放曠林泉，遠於城市。實曰王孫，有同捨國。年過四十，絕覽外書。在則天朝，即傾心《華嚴經》，尋諸古德義疏，掩卷歎曰：「經文浩博，義疏多家，惜哉後學，尋文不暇，豈更修行？」幸會華嚴新譯，義理圓備，遂考經八十卷，搜括微旨，開點義門，上下科節，成四十卷《華嚴新論》。猶慮時俗機淺，又釋《決疑論》四卷，又《略釋》一卷，又釋《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至於《十玄六相》、《百門義海》、《普賢行門》、《華嚴觀》，及諸詩賦，竝傳於世。恐寒暑遷謝，代變風移，略敘見聞，用傳知己。起自開元七年，遊東方山，隱淪述論，終在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時夜半，山林震驚，群鳥亂鳴，百獸奔走，白光從頂而出，直上衝天，在於右近，道俗無不哀嗟。識者議曰：「惟西域淨名遍行是其流，此方孔老

非其類，影響文殊、普賢之幻有也。」照明親承訓授，屢得旨蒙，見其殂歿，嗟夫聖人去世，思望不及。時因訪道君子，詢余先聖之始末，不敢不言，謹序之。爾時大曆庚戌秋七月八日述。¹

此序作於唐大曆五年(770)，是最早的李通玄傳記。作者照明是李通玄的弟子，住東方山逝多林寺，東方山即後來的神福山，宋代以後又稱「方山」，李通玄曾在此山隱居造論。序文說李長者非常博學，兼通儒釋，喜好易學，尤精《華嚴》，他雖然是皇室王孫，但不喜歡城市，而是住在山野林泉，自開元七年(719)入東方山隱居，寫出《華嚴新論》等著作，直到開元十八年(730)去世。李通玄認為《華嚴經》卷帙浩繁，註疏甚多，一般人要想學習華嚴法門，只能皓首窮經，根本無暇顧及修行，為了便於人們掌握華嚴義理，從而落實到修行，於是他根據當時新譯的80卷《華嚴經》作成新論。在照明看來，李通玄造論並不是單純的義理研究，而是為了便於人們修行。此序簡短，對李長者生前經歷的描述也比較樸實，至於李長者去世後的異常現象，諸如「山林震驚，群鳥亂鳴，百獸奔走，白光從頂而出，直上衝天」等等，此類描寫即使在通常的人物傳記中也不稀罕，在宗教人物傳記中更屬常見，算不上特別的誇張。

現代學者一般認為這篇文章是李通玄傳記的第一資料。實際上，後來的傳記雖有增加的內容，但是總的框架都不超出本文的範圍，也就是說，李長者的事跡基本上僅限於入山隱居、造論、去世，即便是神話性的傳說，也只是圍繞這幾個要項加以擴充而已。不過，也許正是由於照明的記載比較簡單，所以才給後來的故事擴展留下了餘地。

二、從《新論》到《合論》及早期的長者神話

李通玄的《華嚴新論》，從寫作成書到被抄寫流傳、再到與《華嚴經》合編、出版刊行，前後經歷了兩百多年時間，在這一過程中，有關李長者的神話性記載也陸續出現。根據照明的記載，李長者的著作當初只是「用傳知己」。由於他長年隱居，又不喜送迎，交往的對象本來不多，因此他的《新論》恐怕極少有人了解，基本上秘而未宣。直到他去世40多年以後的大曆(766-779)年間，僧人廣超在逝多林寺找到他的著作，於是才被抄寫流傳。此事最早見於馬支的〈釋大方廣佛華嚴經論主李長者事跡〉一文，其中有如下記載：

至大曆九年二月六日，有僧廣超，於逝多蘭若，獲長者所著論二部：一是《大

¹ 《大正藏》第36冊，第1011頁c。

方廣佛新華嚴經論》四十卷，一是《十二緣生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傳寫揚顯，徧於并汾。廣超門人道光，能繼師志，肩負二論，同遊燕趙，昭示淮泗，使後代南北學人，悉得參閱論文。宗承長者，皆超、光二僧流布之功耳。²

就是說廣超於大曆九年（774）在神福山逝多林寺找到李通玄的《華嚴新論》和《十二緣生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二書，「傳寫揚顯」，於是在山西地區流傳開來；廣超的弟子道光曾一同到過燕趙，後來把這些書籍帶到淮河、泗水一帶，於是在南北各地流傳開來；廣超、道光師徒二人為李長者著作的傳播作出了巨大貢獻。關於廣超和道光的事跡，今已不得而詳，不過顯然與照明是同時代人，在馬支看來，他們是「宗承長者」的人物，亦即尊奉和繼承了李長者的學說。又據《宋高僧傳》記載：

大曆九年六月內，有僧廣超，到蘭若收論二本，召書生就山繕寫，將入汾川流行，其論由茲而盛。至大中中，閩越僧志寧將論注於經下，成一百二十卷。論有會釋七卷，不入注文，亦寫附於初也。宋乾德丁卯歲，閩僧惠研重更條理，立名曰《華嚴經合論》，行於世，人所貴重焉。³

可見廣超當初得到李通玄的著作之後，馬上就著手謄寫；又過了 80 年左右，到了大中（847-860）年間，僧人志寧始將李長者的新論與《華嚴經》合編在一起，成為 120 卷的大書；以後又過了 100 年左右，到了北宋初期的乾德五年（967），僧人慧研（或作「惠研」）又將志寧的合編本加以整理，改名為《華嚴經合論》，從而成為人們重視的經註。

志寧是晚唐時期福州開元寺的僧人，《宋高僧傳》裡稱他為「閩越僧」。當初他在作成合編本時寫下一篇序文，後來被慧研收進《華嚴經合論》，其中有李長者的簡短傳記，並提到合編的理由：

大唐忻代之間，有長者姓李，號通玄，其實異人，莫知來處，造斯經論，四十卷成。彼有記云：「猛虎馱經，引於巖下，下筆之後，常得天人餉食，乃至論終，身亦去世。」後人獲其藁本，傳寫流行。其論所明，與諸家疏義稍有差別。……今見此方君子，好善之流，以論與經難為和會，志寧不揆衰邁，才無能為，今將論文注於經下，使後之覽者，無費乃心，纔始開經，便得見論。稽首諸佛，毗盧遮那，一切聖賢，願垂加護。論從第八卷起註入經，兼

² 《卍續藏經》，第 5 冊，第 655 頁。

³ 贊寧：《宋高僧傳》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575 頁。

論與經，共成一百二十卷。願諸達士，罔有怪焉。⁴

所謂「忻代之間」，即指忻州和代州一帶，相當於現在的山西中北部地區；所謂「異人」，是因為「莫知來處」，而且還有傳記說有猛虎為李長者馱經，造論時又有「天人」供給食物，至新論完成則長者去世，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長者顯然異於常人。這個傳記雖然很短，但是已經含有神話性的描寫，是現在所知最早的李通玄的神話性記載。關於合編，志寧認為，李長者的新論與諸家註解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符合《華嚴經》的經義，又為了人們閱讀方便，於是將新論與《華嚴經》合編在一起。由此可見，至晚在李通玄去世大約百年之後，有關他的神話性傳說已經出現。

在志寧之後、慧研之前，還有一位永安禪師，他首次將志寧的合編本加以刻印，此舉對於合編本的形成與傳播也有重要的作用。慧研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序〉裡提到在他之前已有永安禪師刻經：

粵有報恩光教道場正覺空慧禪師永安，傳心祖印，味道《華嚴》，仰聞王旨以傾金，開印傳通而廣益。⁵

就是說永安和尚本來是一位禪師，但是他喜歡《華嚴經》，於是根據吳越王的旨意出資印經，以便推廣流通。關於永安禪師及其刻經，在《宋高僧傳》及《景德傳燈錄》裡也有記載：

釋永安，姓翁氏，溫州永嘉人也。少歲淳厚，黃中通理。遇同郡彙征大師鳳鳴越嶠，玉瑩藍田，穫落文心，沈潛學奧，以其出樂安孫郃拾遺之門也，而有慕上之心，往拜而乞度。然征性高岸而寡合，而安事之也曲從若環，蓋哀其幼知擇師耳。天成中，隨侍出杭。俄有從十二頭陀之意，潛逃欲登閩嶺，參問禪宗。屬封疆艱棘，却迴結庵於天台。後遇韶禪師法集，頓遣群疑，重來禮征。……漢南國王錢氏召居報恩寺，署號禪師焉。乃以華嚴李論為會要，因將合經，募人雕板，印而施行。每有檀施，罕聞儲畜，迴捨二田矣。以開寶甲戌歲終……春秋六十四，法臘四十四云。⁶

杭州報恩光教寺第五世住永安禪師，溫州永嘉人也，姓翁氏。幼歲依本郡彙征大師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吳越忠懿王命征為僧正。師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岐艱阻，遂迴天台山結茅而止。尋遇韶國師

⁴ 《卍續藏經》，第5冊，第652-653頁。

⁵ 同上書，第651頁。

⁶ 贊寧：《宋高僧傳卷》下冊，第707-708頁。

開示，頓悟本心，乃辭出山。征師聞於忠懿王，初命住越州清泰院，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師開寶七年甲戌夏六月示疾，告眾為別。……言訖坐亡，壽六十四，臘四十四。……師以華嚴李長者釋論旨趣宏奧，因將合經成百二十卷雕印，遍行天下。⁷

根據這些記載可知，永安（911-974）是五代時期吳越國禪僧，曾師從曇征和尚和天台德韶禪師，平生在浙江活動，歷住永嘉、天台、越州，因其師曇征和尚推薦，於吳越王錢弘俶（948-978 年在位）時住持杭州報恩寺，並受「正覺空慧禪師」封號。他所刻印的經典，就是志寧的 120 卷合編本。在《華嚴經合論》的流傳史上，這是第一個刊印本。

慧研在〈華嚴經合論序〉裡提到了永安的刊本，可見慧研是在永安本（內容為志寧合編本）的基礎上整理而成。另外，慧研的序文還提到李長者的經歷，其中說：

玄宗開元中，太原有逸士李通玄者，間代淨名也。而神鑒物表，陶情釋氏，因閱華嚴義疏，嘆云：「大教弘芳，多家繁製，勞文白首，豈暇進修？」遂窮八十卷之真詮，總括四十軸之玄論，夜驅神筆，舒玉齒之祥光，日探幽玄，感天童之給饌，張皇教海，羅列義天。⁸

這裡記述的主要是李長者寫作《華嚴新論》的因緣，其中既有源於照明的說法，如李長者的感嘆，同時也採用了神話性的傳說，如「感天童之給饌」，所謂「天童」，就是指天女和仙童，據說李長者在造論時得到了他們的服侍。這篇序文作於北宋乾德五年（967），《華嚴經合論》大概就完成於這個時期。經過慧研的整理，李通玄的新論與《華嚴經》合編的本子終於定型。

三、馬支敘說的長者事跡

在慧研的《華嚴經合論》裡，為了介紹李長者其人，還特意在序文之後收錄了馬支的〈釋大方廣佛華嚴經論主李長者事跡〉一文，其文如下：

李長者，諱通玄，莫詳所自。或有詢其本者，但言滄州人。開元二十七年三月望日，曳策荷笈，至於太原孟縣西四十里同穎鄉，村名大賢，有高山奴者，尚德慕士，延納無倦。長者徑詣其門，山奴諦瞻神儀，知非常器，遂罄折禮接，請歸安居。每旦唯食棗十顆，柏葉餅子如匕，大者一枚。自爾不交外人，

⁷ 道原：《景德傳燈錄》，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 年，第 134-135 頁。

⁸ 《卍續藏經》，第 5 冊，第 651 頁。

掩室獨處，含毫臨紙，曾無虛時，如是者三稔。一旦捨山奴，南去五六里，至馬氏古佛堂，自構土室，寓於其側，端居宴默，於茲十年。後復囊挈經書，遵道而去二十里餘，次韓氏別業，即今冠蓋村焉。忽逢一虎當塗，馴伏如有所待，長者語之曰：「吾將著論，釋《華嚴經》，可與吾擇一棲止處。」言畢虎起，長者徐而撫之，遂將所挈之囊，挂於虎背，任其所止，於是虎望神福山原，直下三十餘里，當一土龕前，便自蹲駐，長者旋收囊裝，置於龕內，虎乃屢顧，妥尾而去。其龕瑩潔圓迴，廣袤尋丈，自然而有，非人力成。龕之四旁，舊無泉澗，長者始來之夕，風雷暴作，拔去一古松，高三百餘尺。及旦，松根之下，化為一潭，深極數尋，迴還五十餘步，甘逾瑞露，色奪琉璃，時人號為「長者泉」，至今澄明，未曾增減，愆陽之歲，祈之必應。長者製論之夕，心窮玄奧，口出白光，照耀龕中，以代燈燭。居山之後，忽有二女子，容華絕世，皆可笄年，俱衣大布之衣，悉以白巾幪首，姓氏居處，一無所言，常為長者汲水焚香，供給紙筆。卯辰之際，輒具淨饌，甘珍畢備，置長者前，齋罷撤器，莫知所止，歷於五祀，曾不闕時，及其著論將終，遂爾絕迹。謹按華嚴舊傳，東晉三藏佛馱跋陀羅，於江都謝司空寺譯經，有二青衣童子，忽自庭沼而出，承事梵僧，蕪香添餅，不離座右，每欲將夕，還潛沼中，日日皆然，率為常事，及譯畢寫淨，沉默無迹。長者感通，事符曩昔。長者身長七尺二寸，廣眉朗目，丹唇紫肥，長髯美茂，修臂圓直，髮彩紺色，毛端右旋，質狀無倫，風姿特異，殊妙之相，靡不具足。首冠樺皮之冠，身披麻衣長裙，博袖散腰，而行亦無韋帶。居常跣足，不務將迎，放曠人天，無所拘制。忽一日出山，訪舊止之里，適值野人，聚族合樂，長者徧語之曰：「汝等好住，吾將欲歸。」眾乃罷樂，驚惶相顧，咸皆惻愴，必謂長者却還滄州，揮涕同詞，懇請留止。長者曰：「縱在百年，會當歸去。」於是舉眾却送長者入山，至其龕所，復語之曰：「去住常然耳，汝等可各還家。」及眾旋踵之頃，嵐霧四起，景物不分，行路之人，咸共駭異。翌日，長叟結徒登山禮候，但見姿容端儼，已坐化於龕中矣，時當三月二十八日，報齡九十六。有一巨蛇，蟠當龕外，張目呀口，不可向近。眾乃歸誠致祝：「某等今欲收長者全身，將營殯藏，乞潛威靈，願得就事。」蛇因攝形不現。耆舊潛泣，舉荷擇地，於大山之陰，累石為墳，蓋取堅淨，即神福山逝多蘭若，今方山是也。初，長者隱化之日，及成墳之時，煙雲凝布，巖谷震蕩，有二白鶴，哀唳當空，二鹿相叫連夕，其餘飛走，悲鳴滿山，鄉原之人，相率變服，追攀孺慕，若喪所天。每當建齋，即墳上雲起，七七如是，良足異夫！長者平昔之時，每年常於三月末間，設十方賢聖淨會，不以女人造食，貴使觸事精誠，至於棗核、米泔，不許輒棄，齋畢任用，犬彘徧霑。如斯之會，遵承到今，未曾廢絕。至大曆九年二月六日，有僧廣超，於逝多蘭若，

獲長者所著論二部：一是《大方廣佛新華嚴經論》四十卷，一是《十二緣生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傳寫揚顯，徧於并汾。廣超門人道光，能繼師志，肩負二論，同遊燕趙，昭示淮泗，使後代南北學人，悉得參閱論文。宗承長者，皆超、光二僧流布之功耳。其為論也，統貫經意，標表法身，廓性海於無邊，歷剎塵而不動，分泮眾教，極彼源流，融鎔上乘，會此華藏，俾迷徑者獲道，滯教者忘機，可謂毗盧之指歸，華嚴之日月矣。若非聖人愍世降生、開導昏冥，孰能條釋大典、指授大心歟？長者行止玄微，固難遐究，虛空不可等度，況擬求邊際耶？比歲，僧元規特抵方山，求長者遺跡，初禮石墳，次尋龕址。龕前有松三株，一已查立，俱是長者手植。長者將化之月，一株遂枯，至今二株，常有靈鶴結巢於頂。又於壽陽南界解愁村遇李士源者，乃傳論僧廣超之猶子也，示長者真容圖，瞻禮而迴，斯為滿願矣。向之云云，蓋在撫實，枝葉華藻，無所務焉。

雲居散人馬支纂錄⁹

馬支敘述的主要是李長者入山隱居和造論的經歷，比以往的同類傳記更加詳細，而且增加了許多神話性的描寫。按文中所述，李長者出身不詳，但他自稱滄州人，於開元二十七年（739）來到太原孟縣西部的同穎鄉大賢村，住在高山奴家，掩室獨居，專心著述，每日食棗 10 顆，柏葉餅 1 枚，如是 3 年；後來又南移五六里，在馬氏古佛堂「自構土室」，「端居宴默」，歷經 10 年；然後又到數十里外的神福山，住在一座土龕，在那裡生活了 5 年，寫成《華嚴》論釋，最後以 96 歲高齡去世。這裡所記長者入山隱居的起始年代，比照明的開元七年說晚了 20 年；而關於長者的山居期間，依馬支所說，累計至少為 18 年，也比照明的說法多出數年；還有長者隱居的地點，照明只提到東方山（即神福山），而這裡則說先後有同穎鄉大賢村、馬氏古佛堂、神福山等。由於神福山屬於壽陽縣，所以後世便有李通玄住的到底是孟縣還是壽陽的爭論，其實若按馬支的記載，兩縣都與長者有關。

關於李通玄的為人，照明只有簡單的介紹，而馬支對他的相貌、服飾、性格等等都作了細節的描寫。如身高 7 尺 2 寸，眉毛寬闊，眼睛明亮，嘴唇發紅而肥厚，鬚鬚密長，髮色黑紅而右旋，手臂修長而圓直，這種美妙的相貌本身就表現了特異的風姿。又如他的服飾，頭戴樺皮冠，身披麻衣長裙，袖子寬大，腰身鬆散，從不繫衣束帶，經常腳不穿鞋。至於他的性格，就是不喜歡迎來送往，很少與人交游，自由放曠，無拘無束。總之，從儀表相貌到生活作風，都給人留下超脫凡俗、自然灑脫的強烈印象。由於這樣的描寫後來被僧傳所採用，於是成為李長者形象的標準模式。

⁹ 《卍續藏經》，第 5 冊，第 654—655 頁。

馬支的文章還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對李長者生前的經歷和死後的影響，都增加了新的神話性描寫。例如，長者在途經冠蓋村時，路上遇虎，他對老虎說自己要作《華嚴經》的論釋，讓老虎幫助找一個棲止之處，於是老虎便為他引路，而且幫助馱運行囊，走出 30 餘里，來到神福山，最後老虎離開時，還很依依不捨。長者來到神福山，他的住地沒有水，於是在他到達的當晚，突然風雷大作，一棵高大的古松被刮倒，樹根處化為一潭，泉水清澈甘甜，被人稱為「長者泉」；長者在土龕裡作論，不用燈燭，僅憑自己口中發出的白光即可照明；他在神福山住了 5 年，有兩位妙齡美女前來服侍，汲水焚香，供給紙筆，準備飯食，直到論著完成，而後不知去向，二女可謂來無影去無蹤。在馬支看來，這種情況剛好是李長者的「感通」事例，與昔日佛馱跋陀羅三藏譯經時感動兩位青衣童子前來服侍的事例屬於同類。長者去世之前，來到以前的住地，與鄉人告別，這一點也表現了他的超前預見。另外，他曾在土龕前種下三棵松樹，在他去世一個月前，其中一棵枯死，這也是一種「感通」。當他去世之後，照明只是籠統地說「山林震驚，群鳥亂鳴，百獸奔走，白光從頂而出，直上衝天」，馬支則說有巨蛇護持，令人不敢進前；又有陰雲密佈，巖谷震蕩，兩隻白鶴在空中哀鳴，還有二鹿連夜鳴叫，滿山的飛禽走獸都在悲鳴，每當致祭時都會墳上雲起，這些都是奇異的現象。總之，通過這些描寫，李長者被刻劃成具有超常能力、不可思議的「感通」人物。

最後，馬支對李通玄的新論作了評價，認為他能「統貫經意」，既揭示《華嚴經》的要旨，又融匯各種教法，使人免於迷惑，因此《華嚴新論》可以說是「毗盧之指歸，華嚴之日月」。在馬支看來，李長者是因為悲憫眾生而來到人世，為了「開導昏冥」而「條釋大典、指授大心」，實在是一位大聖人。

在李通玄的各種傳記中，馬支的文章神話性色彩最為突出，與照明的記載相比，足可稱為「神話版」。那麼這樣的記載究竟是馬支的原創呢？還是他根據已有的記載整理而成呢？按本文的落款為「雲居散人馬支纂錄」，既然是「纂錄」，那就意味著本文是根據已有的記載匯集整理而成，文中的主要素材應是取自既有的資料，當然作者在「纂錄」過程中也會有加工。馬支的生平今已無考，關於這篇文章的年代，或說作於咸通（860-874）年間，但不知是根據什麼史料。實際上，此文既然被北宋初期的慧研收進《華嚴經合論》，那麼它的成文年代當然更早，作者馬支很可能是晚唐五代人物。無論如何，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樣，早在咸通之前的大中年間，志寧就已提到李長者的傳記裡有「猛虎馱經，引於巖下，下筆之後，常得天人餉食」之類的說法，可見在馬支之前，已經有李長者的神話性傳記，只是現在已經無法了解它的具體情況；但是可以肯定，這樣的記載是與照明的記載明顯不同的另一系統的傳記資料。馬支的這篇文章，很可能就是在這一類資料的基礎上加工而成。

四、神福山當地的「靈跡」傳說

實際上，晚唐五代時期，神福山當地也有關於李通玄的神話性傳說的記載，例如王居仁的〈神福山寺靈跡記並序〉就是這樣的作品。該文作於天祐四年（907），當初曾經刻於碑石，現在只有碑文保存，內容如下：

神福山寺靈跡記並序

處士王居仁撰

前府助教王崇裕書

若夫聖上潛靈，運神機之叵測，洞含沙界，鎮幽廓而難□。□跡玄微，類塵雷之不雜，窮究源際，遐邇莫知。聊叙芳猷，約千餘載。爰自開元廿七年己卯之歲，聖朝當代，文武宴清，天下異人，來趨帝德。春三月十五日，有白衣長者，來屆孟縣西南大賢村高山奴家內。其家福善，宿值良緣，靜室香居，安留長者。三年造論，人所不知。常自卯齋，容儀轉好。意樂取靜，別卜東南馬氏谷中，安禪土洞，遷心閉目，閒過五秋，信杖煙夢，次移西北韓公莊上，又度三冬。大教將行，欲慕斯域。長者姓李，滄州人也。修普賢行，劫滿僧祇，毗盧化身，位超十號。托隴西而為姓，權示流俗，霞帔角冠，道容凝寂。身長七尺二寸，目貫堂堂，春秋九十有齡，顏如花笑。寬襴大袖，常不束腰，跣躩途塵，如蓮捧足。匪關名利，增意大乘。旨趣《花嚴》，切圓心要。行同前佛，體證一如。長者湛然，默而斯用。將道汲汲，來自海隅。雙鶴前飛，神光引路。山王負帙，猛獸歸降。不是真人，焉能伏虎？遍巡岩谷，追訪盛踪。屆此靈園，虎不前邁。大士案足，神喜龍驚。拔樹涌泉，光騰五色。穿崖作洞，結草成廬。長者遷神，闡揚大論。纔開寶偈，異瑞絕倫。天女奉香積之飧，仙童獻長生之果。不焰燈炬，口吐神光。筆擲霞飛，硯騰雲氣，龍天八部，咸首度誠。諸佛聖賢，十方圍繞。辭如滴玉，辨似懸河。旋製旋書，契含真意。啟餘五閏，約集萬言。粉飾《花嚴》，重新海藏。不翻梵本，直注唐文。纂錄要闕，四十餘軸。邪源息浪，正法騰輝。五濁世中，佛日重現。造論斯畢，掩帙停文。天女還宮，仙童上界。長者忽因戲會，告別檀那。長幼咸驚，悉垂雙淚。卻歸洞室，頓止禪床。斂息收神，奄然□□。當爾龍蛇遮戶，二鹿悲鳴。雙鶴翱翔，眾禽嘶泣。山昏樹架，七日閉明。住下門徒，並皆成服。長者靈骨，葬在山北，櫟林之中，石丘是也。所造《十二緣生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長者親書之本，鎮在山門，寫本利人，流傳天下。即今所置院基，舊是逝多林蘭若。況此福秀神山，晉朝封號，始從混沌，盤古立名。聳峭孤鸞，迴拔群岳。平觀宇宙，坐眺寰中。關東□半灤青煙，望西秦一條白練。南鄰開辟，與壽邑之連城，北視五峰，隔仇由之故國。千年古木，踧屈盤虬，萬歲孤松，倒□金鎖。林間虎伏，池沼龍潛。異獸靈禽，常於中止。似歌似笑，似語似吟，讚長者之無窮，感德人之盛化。鐵圍頂上，廟宇通幽，泣怨池傍，氣連

霄漢。凌天壯柱，有堯郭之舊基，貫國名山，駐安邦之靈廟。院安中腹，勢抱巒隈，玉岫重重，青岑疊嶂。長者聖躅，大士遺踪。歷世相承，建茲精舍。頃因先帝，濤太真宗，灰燼佛門，尊榮殄滅。厥有歿故大師諱靈徹，俗姓張，遼郡人也。師穎悟真空，早懷悲愍，訪求知識，廣利天人。驟鉢雲林，頓錫岩藪。緬思佛地，方願修持。杖室纔成，化緣將畢。今有上足門人法弘，鑑脫塵囂，髫年進道，褰裳問法，頓曉玄機，不下曹溪，傳燈化眾。師資接袂，紹繼山門。光拂梵宮，不陷師德。化緣兩縣，檀信歸依。往返如輪，竭成殿宇，塑尊榮一鋪，妝護金粉，以備丹毫。坐簇層臺，霓橋寫月。後堂大聖，帽欄衫雪，杖點清涼。對波離似言而不聞，遣佛陀取經於西國。東間置長者之影廟，儀質若生。二女掌獻於鮮花，雙童青衣而給侍。左傍立虎，按據論文，山納續容，瞻禮無盡。當面北壁，造六臂觀音，中院檐前，畫十六羅漢。十王地藏，興悲誓救於三途，十二相儀，觀生老於懸壁。斜檐足溜，樓倚青霄，力士金剛，拳威護法。僧堂接棟，削長者之舊龕，廚庫連□，對東溪而似閣。西廊布運，排五鋪之星樓，一院全新，砌金階而滿地。臨門甃道，勒石為人，似說法而似聽，似互揖而□禮。西北上方奇剝，鑿壁懸龕，倚万丈之峻峰，立一尊之丈八。相如滿月，貌比金山，放一毫光，照三千潤，群生福沾沙界，泉流足下，雲起旋螺。睹此真容，不記年代。東南數百餘步，截嶺營丘，集先後之名骸，置靈園之雁塔。高竿百尺，懸雜□之盤虬，干玉為幢，書總持之章句。滿溪松柏，不因植而自生，繞澗叢林，逐春秋而滋長。修塑功德，價直萬緡，起建迦藍，計餘千貫。法弘大德，苦心化道，竭力崇成，耿蓋堅熬，練辛如鐵，不推寒暑，豈憚區勤？瞻濟往來，兼申供養。卅餘載，累歷飢荒，確守山門，未曾暫廢。布衣縮食，道細貌粗。末法時中，一輪孤月。花嚴般若，日夕諷持，秘密修行，默傳心地。摩尼寶印，以繼衣珠。解脫道中，實將無漏。居仁曾遊海內，久歷寰中，尋古事之哲儀，葺先朝理化。詞庸智訥，辨瑣才微，讚不盡言，聊成斯記。其詞曰：

雄雄福山，與天相博。仰視群峰，下臨千壑。碧水潺潺，層雲漠漠。□□

巍巍，貞松落落。二鼠推移，桑田變改。刻石為銘，垂芳萬代。

天祐四年歲次丁卯五月丁丑朔十四日庚寅建¹⁰

作者署名「處士王居仁」，應是太原一帶的民間文士；書寫者署名「前府助教王崇裕」，應是曾在太原府學任教的人物。又據文末落款的「天祐四年（907）」，可知他們是唐末五代時期人物。二人的其他情況不詳，但這篇碑文的年代與馬支的文章大致同時，甚至也可能略早。

碑文主要有三方面的內容。首先是李長者的經歷，其中與馬支的記載既有相同也有差異。例如開元二十七年（739）到孟縣大賢村，居住3年，以及最後在神福山居住5年，這些說法與馬支相同；而關於馬氏谷（馬支作「馬氏古佛堂」）的經

¹⁰ 劉澤民、史景怡等編：《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壽陽縣卷》，太原：山西出版集團、三晉出版社，2010年，第44-45頁。

歷，這裡說是 5 年，馬支說為 10 年；關於韓公莊（馬支作「韓氏別業」，又名「冠蓋村」）的經歷，這裡說住了 3 年，而馬支只說路上遇虎；關於前往神福山路上的經歷，這裡說有「雙鶴前飛」、「山王負帙」，馬支沒有提到雙鶴引路；關於神福山的住處，這裡說「穿崖作洞，結草成廬」，馬支說是自然形成的土龕；關於「長者泉」的出現，這裡和馬支同樣，也提到「拔樹涌泉」，另外還說有「光騰五色」；關於寫作新論期間的經歷，這裡說有「天女奉香積之飧，仙童獻長生之果」，還有「龍天八部，咸首虔誠，諸佛聖賢，十方圍繞」，而馬支沒有提到仙童、龍天八部、諸佛聖賢等等；還有李長者的形象，這裡說他身著「白衣」，至於李長者的修行境界，則稱他為「毗盧化身，位超十號」，都是本文獨特的提法。

其次是關於神福山寺的說明。所謂神福山寺，就是原來的逝多林寺，又稱「逝多林蘭若」，位於神福山中，李長者去世後就葬在該寺附近的「榭林之中」，他的弟子照明也住在逝多林寺。大概李通玄的著作大多保存在這裡，例如《十二緣生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就「鎮在山門」，又據其他記載，廣超找到《華嚴新論》也是在這裡。神福山歷史悠久，環境殊勝，山峰高聳，視野開闊，向四周遠望，可以看到西秦、壽陽、五臺山；山中古木參天，又有池沼林泉，還有珍禽異獸，牠們的啼鳴呼叫，就像是在用歡聲笑語讚頌李長者。在作者看來，神福山寺座落在群山環抱之中，因為李長者曾住這裡，所以充滿了靈氣，他的神奇與神福山的環境相互「感通」。

再次是神福山寺的重建。唐武宗滅佛時，神福山寺也被破壞。後來靈徹大師來到這裡，發願重建，不久去世。他的弟子法弘，秉承師志，繼續重建，經過 30 多年的努力，終於建成輝煌的寺宇。新建的寺院有金佛、六臂觀音、十王地藏、羅漢、金剛等尊像及相應的殿堂，又有僧堂、廚庫、走廊、雁塔等等，另外還特別建有李長者的影堂，內有長者尊像，旁邊有二女獻花，雙童侍立，還有一座虎像，撫按論書面向長者瞻禮。這樣的設計顯然是根據李通玄的神話傳說而來。法弘本人生活簡樸，一方面化緣重建寺院，一方面潛心修行，每日誦持《華嚴》、《般若》，在作者看來，他的德行有如「末法時中，一輪孤月」，於是撰寫碑文以作紀念。

總之，王居仁在這裡雖然不是只講李通玄，但是碑文的內容如題所示，重點是說明神福山寺的「靈跡」，而這些「靈跡」主要是和李長者有關。文中關於李長者的記述，顯然與馬支的記載屬同一系統，但在細節方面有所出入，目前很難說兩者之間有無相互影響的關係。結合這篇碑文來看，在晚唐五代時期，有關李長者的神話性傳說已經大致定型，而且這樣的敘述已成為帶有普遍性的現象。這篇碑文也是李長者傳說史上的重要資料，可惜一向不大為人注意。

五、北宋時期的遭遇

到了北宋初期，有慧研的〈華嚴經合論序〉，其中也提到李通玄的經歷。上文已有介紹，這裡不再贅述。繼慧研之後，贊寧（919-1001）的《宋高僧傳》裡也有李通玄的傳記：

復次唐開元中太原東北有李通玄者，言是唐之帝胄，不知何王院之子孫。輕乎軒冕，尚彼林泉，舉動之間，不可量度。身長七尺餘，形貌紫色，眉長過目，髭鬚如畫，髮紺而螺旋，脣紅潤，齒密緻，戴樺皮冠，衣大布，縫掖之制，腰不束帶，足不躡履，雖冬無皴皸之患，夏無垢汗之侵。放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洞精儒釋。發於辭氣，若鏗巨鐘，而傾心華藏，未始輟懷。每覽諸家疏義繁衍，學者窮年，無功進取。開元七年春，齋新《華嚴經》，曳筇自定襄而至并部孟縣之西南同穎鄉大賢村高山奴家，止於偏房中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庭，幾於三載。高與隣里，怪而不測。每日食棗十顆，柏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其後移於南谷馬家古佛堂側，立小土屋，閑處宴息焉，高氏供棗餅亦至。嘗齋其論并經往韓氏莊，即冠蓋村也。中路遇一虎，玄見之，撫其背，所負經論，搭載去土龕中，其虎弭耳而去。其處無泉可汲用，會暴風雨，拔老松去，可百尺餘，成池，約深丈許，其味香甘，至今呼為「長者泉」。里人多因愆陽，臨之祈雨，或多應焉。又造論之時，室無脂燭，每夜秉翰於口，兩角出白色光，長尺餘，炳然通照，以為恒矣。自到土龕，俄有二女子衣賁布，以白布為慘頭，韶顏都雅，饋食一奩於龕前，玄食之而已。凡經五載，至於紙墨，供送無虧，及論成，亡矣。所造論四十卷，總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決疑論》四卷，綰十會果因之玄要，列五十三位之法門。一日，鄉人聚，飲酒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好住，吾今去矣。」鄉人驚怪，謂為他適。乃曰：「吾終矣。」皆悲泣戀慕，送至土龕，曰：「去往常也。」鄉人下坡，迴顧其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光從頂出，上徹太虛，即開元十八年暮春二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龕室內蛇虺填滿，莫得而前，相與啟告，蛇虺交散。耆少追感，結輿迎於大山之北，甃石為城，而葬之神福山逝多林蘭若，方山是也。葬日，有二斑鹿、雙白鶴、雜類鳥獸，若悲戀之狀焉。¹¹

《宋高僧傳》成書於北宋端拱元年（988），這篇傳記比上面王居仁的碑記晚出大約 80 年，作為佛教史家的贊寧，應有充分的條件參考以往的資料。不難看出，本

¹¹ 贊寧：《宋高僧傳卷》下冊，第 574-575 頁。

傳的內容或與照明的記載相合，或與馬支及王居仁的記載相應，例如開元七年入山說，即與照明的記載相合，而未採用開元二十七年說；「報齡九十六」說，與馬支相同，而異於王居仁的「九十有齡」說；「南谷馬家古佛堂」，很可能是馬支「馬家古佛堂」說和王居仁「馬家谷」說的綜合，等等。總之，這篇傳記顯然是在綜合以往相關記載的基礎上重新整理而成，其中對既有的資料作了選擇去取，而很少有新的內容。由於這篇傳記被列入正規的佛教史傳，所以也可以說是李長者傳記的定本。

另外，盡管贊寧在傳記中沒有對李通玄的神奇事跡作過多的描寫，但是他把李長者歸入「感通」類，這種分類本身也表現了他對李長者的看法。關於李長者的神奇感通，他在傳後的系語裡說：「李長者之化行晉土，神變無方，率由應以此身而為說法也。」¹²就是說，李長者跑到太原附近的山中，並不是單純的隱居著述、研究佛理，而是「行化」的實踐，其間出現種種神奇變化的跡象，正是所謂「以身說法」的具體表現。顯然，作為佛教史家的贊寧，他所看重的不是李長者的著作等身，而是長者的「感通」事跡，因為這些事跡本身就具有「行化」的功能，而且從弘法的效果來說，比著書立說和口頭說教具有更強的感召力。古代宗教家對佛教學者的看法與今人大不相同，這一點值得特別注意。

再後來，北宋時期的著名居士張商英（1043-1121）曾到方山，並提到李長者的神奇傳說。方山就是以前的神福山。元祐二年（1087），張商英被貶職到太原，任提點河東路刑獄，第二年（1088年）九月出按壽陽，聽說方山昭化院是李長者造論的地方，於是前往參訪。張商英在那裡找到李通玄的《華嚴修行決疑論》、《十玄六相論》、《十二緣生論》等著作，深受啟發，「從此遂頓悟華嚴宗旨」，並幫助重建昭化院。事後不久，他寫了一篇〈太原府壽陽方山李長者造論所昭化院記〉（又名〈決疑論後記〉），30年後又寫了一篇〈長者龕記〉¹³，二文都記述了這段經歷。據張商英自述，他看到昭化院的破敗景象，問主僧說：「這裡是聖賢住過的地方，為什麼如此破敗？」主僧回答說：「李長者去世已久，他的神靈所到之處，都會五穀豐登，不會發生災害。可是這裡的人們只知道祭祀方山的鬼神，不懂得崇敬李長者，所以昭化院就這麼貧困。」聽罷此話，張商英決定把縣城裡的祠廟拆掉，重新建一座昭化院，並設立長者尊像，用來為民祈福。新院於十月七日奠基，第二天就在山南出現了「白圓光」。見此光景，當地父老感到慚愧，叩頭說道：「李長者為我們的家鄉帶來幸福，可我們卻懵然無知！」於是紛紛捐資，共建新院。這些對話表明，到了張商英的時代，神福山當地的李長者記憶已經淡漠，不過還是有人相信長者的神靈能夠給他的「過化」之地帶來幸運。張商英本人也是一樣，在文章的末尾，

¹² 同上書，第575頁。

¹³ 《長者龕記》作于政和八年（1118），原碑在壽陽縣方山下寺，碑石早已不存，碑文收錄在《山右石刻叢編》卷十七，又見劉澤民、史景怡等編：《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壽陽縣卷》第52頁。

他又特別提到李長者的「感應」：

長者名通玄，或曰唐宗子，又曰滄州人，莫得而詳，殆文殊普賢之幻有也。以開元七年，隱於方山土龕造論，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卒，壘石葬於山北。至清泰中，村民撥石，得連珠金骨，扣之如簣。以天福三年再造石塔，葬於山之東七里，今在孟縣境上。說者以伏虎負經，神龍化泉，晝則天女給侍，夜則齒光代燭，示寂之日，飛走悲鳴，白氣貫天，此皆聖賢之餘事，感應之常理，傳所謂修母致子，近之矣。¹⁴

就是說，李長者的出身已不清楚，大概是文殊、普賢的化身；他於開元七年入方山，開元十八年去世，葬在山北；五代時期，有人撥開墓石，發現「連珠金骨」，敲擊時還有清脆的響聲，後來人們又把墓地遷到山的東邊；關於李長者的「伏虎負經」、「神龍化泉」、「天女給侍」、「齒光代燭」等神奇傳說，都是聖賢的逸聞，屬於「感應之常理」，類似於古人所說的「修母致子」的道理。所謂「修母致子」，就是說有其母必有其子。在張商英看來，李長者既然是大聖賢，那就必然會有神奇的事跡，這些逸聞自有根據，不可能空穴來風。張商英原本對《華嚴》的教義不太理解，看了李長者的著作之後，一下子豁然貫通，覺得李長者深得《華嚴》要領，因此由衷地敬佩；另一方面，張商英還深信「感通」，並不覺得李長者的神奇傳說有什麼疑問，所以，越是佩服李長者的華嚴著作，也就越是相信他的神奇超凡。總之，在這位深諳佛理的大居士眼裡，這兩個方面不僅沒有矛盾，而且還相得益彰。

前面提到，五代時期永安禪師最早將志寧的合編本刊刻出版，後來宋初的慧研又重新整理，改為《華嚴經合論》。那麼《華嚴合論》問世以後，它的命運又是如何？從現有的史料來看，此書在當時遇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對待：一種是燒毀，一種是供養。兩種態度都是出於信仰。

燒毀的例子見於贊寧的記載，他在李通玄傳記後面的條語裡提到：「嘗聞幽州僧惠明鳩諸偽經，並華嚴論同焚者，蓋法門不相入耳。」¹⁵就是說幽州僧人惠明把《華嚴合論》當作和偽經一樣的東西燒毀了，在贊寧看來，惠明這樣做，是出於不同的法門立場。惠明的情況今已不詳，不過當時有人不贊同李通玄的十會說，認為此說並非《華嚴》原義，而是他自己加進去的，恐怕惠明也持同樣的看法，而且他的態度特別激烈。與此相反，當時也有人認為李通玄的說法是經中應有之義，經文雖未明言，而長者「孤明先發」，類似於東晉時期的竺道生。實際上贊寧本人就是這樣的看法。

¹⁴ 《大正藏》第36冊，第1049頁c。

¹⁵ 贊寧：《宋高僧傳卷》下冊，第575頁。

供養的例子見於北宋楊億的（974-1020）記載。在浙江龍泉崇仁寺，原有一座古華嚴塔，建於北宋時期，當時楊億為該塔的塔院寫下一篇〈金沙塔院記〉，說塔中收藏了岳陽王的感應舍利和李長者的《華嚴合論》，所以稱為「華嚴寶塔」¹⁶。建塔是為了供佛，由於經典被看作佛的法身，所以要在塔中存放。《華嚴經》是一部重要的經典，所以有的佛塔裡存放此經，這樣的佛塔才是名副其實的「華嚴塔」。龍泉華嚴塔裡存放的並非單純的《華嚴經》，而是李長者的《華嚴合論》，可見當地人們把此書看作與《華嚴經》具有同樣神聖地位的經典。從唐代開始，閩越一帶的僧人對李長者的論著似乎特別關注，並將它與《華嚴經》合編、出版，到了北宋時期，又把《華嚴合論》藏入佛塔作為供養的對象，此一情況，恐怕是《華嚴》流布及信仰史上值得注意的現象。

到了北宋崇寧三年（1104），宋徽宗給李長者加封諡號，曰「顯教妙嚴長者」；再後來，到了明清時期，山西的方山還有李長者神話故事的流傳。凡此種種，不在話下。

結語

從以上考察可以看出，關於李通玄的事跡和經歷，最初只有他弟子的簡要記述，後來一直也不大清楚，但是陸續出現了神話性的傳說，李長者被說成神奇的人物，這樣的傳說至晚唐五代時期大致定型，以後在《宋高僧傳》裡成為定本，最終成為佛教史上的「感通」人物。通過這些傳說，可以看出古人心目中的李長者形象：仙風道骨，鶴壽松年，遠離塵世，隱居山林，超脫凡俗，自在灑脫；精通《華嚴》，著作等身，但並不是要通過「義解」探尋玄理，恰恰相反，是為了使人避免皓首窮經的徒勞，通過捷徑落實到修行；他有種種神奇的事跡，具備不可思議的神通，是一位能夠感天動地、降龍伏虎、化導眾生的大聖人。這樣的形象大致包含幾個要項，即長壽、脫俗、通義理、重修行、神奇「感通」，其中最後一項正是當時人們特別看重的李長者身上最大的亮點。總之，李通玄以「感通」而被看作佛教史上的傑出人物，說明古人眼中的李長者，與現代人理解的「學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話說至此，不禁想起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道安法師。提起道安，現代人也承認他是一代高僧，而理由不外乎他提出了某種學說、整理經典、編纂目錄、建立僧規、培養弟子之類，似乎道安是一個哲學家、教育家、佛教學者，而偏偏不提他的神奇事跡。實際上，古人通常看重的恰恰不是這些方面，而是他的神通奇跡，例如隋代的〈啟法寺碑銘〉裡就說：「法師神惟不測，聖實難量，建齋一時，分身多寺，乘

¹⁶ 〈金沙塔院記〉收在楊億的文集《武夷新集》卷六。關於龍泉華嚴塔的考證，可參見筆者的〈從《金沙塔院記》看龍泉華嚴塔〉一文（《中國佛學》總第39期，2016年7月）。

一駘驢，日行千里。」甚至連他建造的金銅佛像也不可思議，該像曾經夜遊萬山（在湖北襄陽），後來北周武帝滅佛時被毀，但是那個破壞佛像的罪魁軍官當晚就暴病而死¹⁷。在古人心目中，道安本人是一位「印手聖人」，而不是什麼這個學家那個學家；他製作的金銅佛像也不是靜止不動的一般造像，而是功能神奇、變化多端、具有靈氣的「活佛」。李通玄也是一樣，在古人眼裡，他是神奇的長者，感通的聖人，即使研究《華嚴》，也不是書呆子式的學究，更沒有名利的企圖。在現代學術話語中，佛教史上這些傑出人物的神奇傳說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視，甚至被當作所謂的「迷信」，殊不知古人就是這樣看人，各種神奇的佛教偉人形象曾經存在於古人的心目當中，而且被我們的先民津津樂道，世代流傳，這正是不可抹煞、不應忽視的歷史事實。

¹⁷ 關於〈啟法寺碑銘〉，可參看筆者的〈《啟法寺碑銘》的史料價值〉一文（《宗風》，2015年第2期，《宗風》雜誌出版社，2016年9月）。

